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PDG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十二

楚漢

〔乙〕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元漢王劉邦元年是歲秦亡〔元〕漢之際每甲子下俱分列諸國今但列楚漢諸國倏立倏亡不備載

五星歲星東方木也惑星南方火也太白西方金星辰星北方水也填星中央土也聚于東井東井八星天之南極也水經曰自井千度至柳三度為井首之四星也

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後魏高允曰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宿漢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東北何因當日而行崔浩曰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宋劉向云秦之十月今十七月日當在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考漢書律歷志秦以十月為正劉歆之言蓋本于此

沛公至霸上即白鹿原在西安府咸陽縣東水經注白鹿原水注見前秦王子嬰降沛公至霸上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組天子轡也係頸言欲自殺封皇帝璽始皇藍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璽昌子嬰上之漢代

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

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

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

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幃帳寶貨婦女欲留居之樊噲

沛人張良諫樊噲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邪凡此奢靡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乃

封秦重寶府庫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諸

樊噲起居狗從事行居間乃有留居之諫功

天道遠人仗義而西三章約炳然應以天順人若為五星聚祥入關項羽脫令項羽先其兆乎抑即無其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則論如夢絲則思為事之真耳從可思

不在蕭曹
下開代英
材識見固
當如此

范增於項
羽雖未至
言聽計從
然尊曰亞
父君臣非
乃不相得
以

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抵當也謂其輕重制法餘悉除去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

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喻之秦民大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尹氏起華曰沛公仗義入關除秦苛法如救焚拯溺雖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如是而已

項籍昉秦降卒于新安今縣屬河南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秦

降卒多怨言先是諸侯士卒無成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章邯以秦軍降楚諸侯更卒乘勝折辱奴處使之故多怨羽計衆心不服至關

必危于是夜擊昉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

都尉翳入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冢在臨潼縣東俗呼雲陵

大掠而東有鯁生臣瓚曰鯁姓邯說沛公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沛公

從之項羽至關關閉不得入又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擊破

關進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于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子嬰爲相琰寶盡有之羽益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時羽

兵四十萬號曰在鴻門東今曰項王營沛公兵十萬號二在霸上范增爲羽曰

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

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項

前阻其院不聞
阻卒又入不
以降後其不
開阻其屠
燬咸陽而
斤咸陽於舉
除沛公劍以
死論沛公不
末已所見抑

伯素善張良

伯在秦時
殺人其教之

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

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項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

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

他盜耳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項伯許諾

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遂去具以告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

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

從百餘騎來見羽鴻門

沛公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
能破秦得復見將軍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

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
書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

不應增出使項莊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劍起舞項

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于是張良出見樊噲曰今

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卽帶劍擁盾

兵器所
以捍身

入瞋目

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張裂羽按劍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驂乘樊噲

也羽曰壯士賜之斗卮酒一生銍肩噲立而飲酒拔劍切銍肩盡啗之

羽曰壯士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

天下皆畔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

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未有以應，須臾，沛公起如廁，招噲出，與亡

去。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略不辭小讓。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沛公獨騎，噲步從間行趣霸上。至霸上，誅曹無

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

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劍撞破玉斗，

曰：唉。音哀，歎恨聲之辭。噲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

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

冢，以三十萬人運物，三十日不能窮。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

帶河，四塞之國。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項籍尊楚懷王爲義帝。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前約。羽怒曰：懷

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

長沙都郴。今湖南郴州。

項籍自立爲西楚霸王。孟康曰：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爲漢王。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

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

前注見都南鄭。今縣陝西漢中府治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章邯爲雍王，

王咸陽以西，都廢邱。即今興平縣廢西安府司馬欣故爲櫟陽獄掾爲塞。韋昭曰：即王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前注見董翳勤章邯降楚爲翟。春秋白翟之地王王上郡。前注見都高奴，

故城在今陝西延安府膚施縣東復分天下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爲西魏王。項羽欲自取王河東，

都平陽。前注見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前注見申陽。張耳雙臣先下河南迎楚爲河南王，都洛

陽。司馬卬趙將，定河內有功爲殷。故王都朝歌。前注見徙趙王歇爲代王，居代。見注

前立張耳爲趙相從入關爲常山王，王趙都襄國。今直隸縣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爲九江王，都六

前注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爲衡山王，都郴。故城在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東南，芮將梅鋗封十萬戶侯共敖共以邑爲氏，故義爲柱國，擊南郡有功

多爲臨江王，王江陵。今縣府治徙燕王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尋爲臧荼所殺，無終注見前臧荼

臧荼，臧氏之別，荼燕將從楚救趙入關爲燕王，都薊。前注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都卽墨。前注見立田

都。齊將從楚救趙入關爲齊王，都臨淄。田安王建孫，下濟北引兵降楚爲濟北王，都博陽。今山東泰安府

故城漢博陽諸侯罷兵就國。田榮數負項梁，又不肯從楚擊秦，故不封。陳餘棄將印去，又不從入關，然素賢羽，不得已封之。南皮三縣二人由是皆怨羽。

漢以蕭何爲丞相，遣張良歸韓。漢王以項羽背約，怒欲攻之。蕭何諫曰：

王何於漢
王失職憤
怒時首言
養民致賢
其識有大
過人者烏
可以刀筆
吏少之

夫能誅于一人之下而信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

何爲丞相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募從者數萬人

張良送至褒中今漢中府褒城縣漢曰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在褒城縣北棧

鳳縣東北統名連雲棧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齊田榮自立爲齊王田榮聞楚立田都爲齊王大怒發兵擊走都都亡走楚

因留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王竊之國榮追殺之時彭越在鉅野有兵

萬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殺田安榮遂自立盡王三齊謂齊及濟北膠東

之地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又無軍功廢以

爲侯已又殺之張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獨將嘗爲畫策臣時時

從漢王項王既殺韓王成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還定三秦韓信淮陰秦縣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清河縣東南人家貧無行

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嘗數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雞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知其意遂絕去至城下釣有漂母

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感其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之俛出跨下一市皆笑項梁

韓信登壇
數語已與
項王若
指掌以夫
羽爲人
能言之以
爲婦人
仁則信
獨見也

渡淮信仗劍從之後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坐法當斬信仰視適

見滕公

卽夏侯嬰夏侯氏杞之侯以國爵爲氏嬰沛人初爲縣令故號滕公

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

奇其言貌釋不斬與語說之言于王以爲治粟都尉秦官掌穀貨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王至南鄭將士歌謳思歸多道亡者信亦亡去何不及以聞自

追之人或言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且怒且

喜罵曰若亡何也曰臣不敢亡追亡者耳王曰所追者誰曰韓信王復

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

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顧王

策安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

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乃欲拜信爲大將何請擇日齋戒設壇

具禮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信也一軍皆驚信

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

鄉爭權天下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

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信亦以爲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暗噁叱咤暗烏鵲反噁烏路反噁怒氣也叱尺栗反咤車嫁反發怒聲也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通與至人有功，當封

爵，印劄。廉烏丸反，無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

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

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敵言

無不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

項王誅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秦王之

秦民莫愛也。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願大王王秦。

于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戶知之，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尺書以責所伐者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

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引兵從故道。秦縣，故城在今漢中府鳳縣西北

出襲雍，章邯迎戰，敗走廢丘。明年漢兵引水灌廢丘，邯自殺漢王至咸陽，塞王欣、翟王翳皆

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復東，又以齊

梁彭越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王陵以兵屬漢。陵，沛人。漢王微時，常兄事之。及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人。

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項王執陵母欲以招之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

拒之不
得前

〔附〕西楚二年漢二年項籍弑義帝于江中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

叛之籍乃密使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陳餘在

南皮

今縣屬直隸天津府

聞田榮已王齊乃使夏說

夏相之則不得封者爲夏氏

往說榮假齊兵擊常

山復趙王榮許之遂共襲常山張耳敗走欲之楚甘公

齊人善說星者

曰漢王之

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乃走漢

餘已敗耳收趙地迎代王歇復王趙歇德餘立以爲代王餘留傅趙王

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

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信韓襄王孽孫張良下韓故地得之以爲韓將

從漢王入關又從入漢中漢王既定三秦拜信爲韓太尉使略韓地漢

王東出關至陝

今河南陝州

鎮撫關外父老于是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皆降

乃立信爲韓王

陳平機而變
觀其已見
刺船至云
不一受金無
以爲資此
實不爲可
訓臣節通
廉古今行
義而衆時
軍御尤重
所關勝相
彼郭開用
齊非皆受
趙者乎
金漢高論
後以平智
相餘而難
有任或亦
獨見及此
早見及此
矣

漢王都櫟陽

注見

漢王自陝還遂都櫟陽故秦苑囿園池皆令民得田之

楚擊齊王榮敗死田橫立榮子廣爲齊王項王至城陽齊王榮會戰敗

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乃復立田假爲齊王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

破齊人相聚畔之于是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擊走假

假亡走楚殺之

立

榮子廣爲王而相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

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

平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遊學平爲人長大色人或謂平

此不如無有伯聞之即逐其婦王懷中曰

史臣先載伯逐其婦事爲平明盜嫂之誣

里中社平爲宰主割肉也分肉甚均里父老曰

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初事魏王咎

說不聽去事項王拜都尉及漢下殷乃渡河歸漢

先是殷王反楚項王使平擊之殷降項王拜平都尉賜金二十萬

見其美丈夫疑爲亡將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覺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

修武

因魏無知求見漢王與語悅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

平都尉使驂乘典護軍諸將盡謹

音喧

王聞之益厚平周勃沛人灌嬰

灌氏夏斟灌氏之後嬰睢陽販綸者

言于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

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王召讓魏無知無

董公難說其詞荀卿王翦於荀卿漢王翦特藉是仗義不執言而令義帝出其在漢王亦果能終乎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一作微生或曰即微生高也孝己股高宗子有孝行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王何暇用之乎王又召平而問焉平曰臣居楚聞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

注見三老

秦制縣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置三老有秩掌教化

董公楚漢春秋董公八十二歲秦世隱士名未詳漢封成侯

遮說

橫道自司

曰臣聞順德者昌

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于是爲義帝發喪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弑之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東河南河內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初張耳走漢漢王厚

遇之及是漢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于是漢王乃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

許氏衡曰董公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喻知義者從順去逆已于此決矣當日漢王仗義而東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彭城去沛
不百里
漢王既入
即當迎取
太公乃取
高祖寶貨
美會置酒
項羽此與
何室俱亡
幾陷其親
於鼎俎而
分羹之語
雖出權變
實非君父
所忍聞也

漢王以五諸侯章昭曰：塞翟韓殷魏也。兵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項王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田橫距楚城陽，楚連戰未下。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

以故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至外黃，故城在今河南開封府杞縣。彭越將

三萬人歸漢。越收魏地十餘城，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真魏後乃以越為魏相國使略魏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寶貨美

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

陵。亦曰胡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南。至蕭，注見前。大破漢軍。漢軍入穀，唯水分流也，亦曰潁水，在碭山縣東南。泗，注見前。

及睢水。故汴水分流也，舊自河南開封歸德至江南徐州入泗，今上流俱壅，其在宿遷縣者謂之小河。死者二十餘萬人。睢水為之

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不相得。道逢子

盈，即孝惠帝。及女，即魯元公主。載以行。楚騎追漢王，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而太公呂后竟為楚所獲。

害食其奉太公呂后，呂后開行反，反遇楚軍，項王置軍中以為質。時呂后兄周呂侯名澤將兵居下邑。故城在碭山縣東。漢王聞

往，從微道往。從之。諸侯見漢敗，復背漢與楚。殷王平死，塞王欣翟王驍皆降楚，陳餘聞張耳詐死，亦背漢。魏王豹請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

為楚反。
漢王遣隨何隨氏，隨侯之後，以國為氏。使九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

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

將數千人往。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項王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

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與二十人俱。

漢王至滎陽。

注見前

漢王收集散卒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

音附著也。未傅未著。

名籍者。

悉詣軍。韓信亦以兵與漢王會。軍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

即秦縣。

京邑秦爲縣故城在開封府滎陽縣東南。

索。今滎陽縣治即古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縣北。

間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

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

敖倉。數山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水經注。山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故曰敖倉。

粟。

漢王還櫟陽。立子盈爲太子。大赦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

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王如滎陽。命蕭何侍太子。守

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

應邵曰。侯主上來。還乃以奏聞。

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王在滎陽。數使使勞苦何。鮑生謂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魏王豹畔漢漢王謂酈食其曰緩頰

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漢王慢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不忍也。徐君

復見也。酈生還。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魏盛兵蒲

阪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即魏少梁故城在陝西同州府韓城

以木罌渡軍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傳詣

榮陽
後漢王侯豹與周苛守榮陽逢圍之
信請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東擊齊南

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九月破代兵禽夏說

〔丁酉〕西楚三年
漢三年
十月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敖

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前注見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

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顧

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戰

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

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從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喜，乃

陳餘事與宋襄轍宋襄不鼓不用人於次

得其交亦欲
知其首世
特知其迂
謬而不知
其愚惡可
笑也

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

間道革山革音截藏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趙幟

立漢赤幟令裨將傳餐小飯曰餐立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戰良久于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殊死戰

不可敗信所遣二千騎者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趙軍已不能得信

耳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

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

曰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

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尙可

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而師事之

問伐燕齊何若左車謝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臣何足以權大事信問請左車曰足下處魏王禽

勞辛罷其實難用今舉勦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燕若不破齊必自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

未有所分也爲將軍計不如按甲休兵北首燕路發一乘一使牽尺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

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信遂用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

而與張耳行定趙地

李德裕以
漢王見諒
布深得御
馭其雄之
術其說非
也踞牀洗
足不遇慢
侮故習即
飲食帷帳
亦屬招徠
豪傑之常
措置其心
亦甚鄙布
本驢山之
徒趣不高
而欲輕厭
故爾喜厭
易怒如墮
術中適自
成其爲布
而已

是月甲戌晦日食

十一月癸卯晦日食

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隨何至九江說黥布歸漢

何謂布曰大王與楚開爲諸侯而北鄰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強

可託國也夫楚雖弱而殺讎帝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今漢王收贖樊守樊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可動楚人入敵國老弱轉輸進不得攻退不得解楚不如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

亡之楚竊爲大王不取也

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

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者而攻楚楚使龍且擊

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十二月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

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

益其兵與俱屯成皋

布使人至九江楚已收布兵盡殺其妻子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

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

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

南面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酈生未行張良來謁王方食

具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

制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入殷發粟散錢偃